

龍川党史資料匯編

第二輯

中共龙川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龙川党史资料汇编

第 二 辑

(1925年——1945年)

内 部 资 料

中共龙川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一九九三年十月

序

继《龙川党史资料汇编》第一辑问世后，经本县党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龙川党史资料汇编》第二辑业经读者见面了。毋庸置疑，它是党史工作者献给全县广大共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又一份珍贵礼物。

本辑乃抗日战争以前（1925年——1945年）龙川党史资料专辑。古县龙川，民情强悍，革命斗争历史悠久。自1925年建立中共龙川县组织始，它一直在龙川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领导人民群众坚持不懈进行各种革命斗争活动。1928年春成立龙川县革命委员会，为配合东江大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进军鹤市。武装暴动失利后，为保存革命力量，遂与举行年关暴动失利的兴宁、五华工农革命军一起，退守五（华）兴（宁）龙（川）边境的霍山。经协商，组建了中共五兴龙县临委，为统一指挥摆脱困境起了核心领导作用；1929年冬，在中共东江特委指导下，成立中共龙川县委。接着创建五兴龙苏区，发展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武装斗争，客观上支援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然而，由于敌人大举进剿五兴龙苏区，以致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在历次反围剿中，或壮烈牺牲或英勇就义，至1935年苏区的革命斗争被迫转入低潮；1938年5月龙川重建中共组织。抗日军兴，各种御倭救亡团体纷纷建立，在中共龙川各级组织积极推动下，全县城乡广泛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7月中共龙川中心县委在老隆成立，领导龙川、五华、和平等县的中共组织；1940年6月中共龙川中心县委扩大辖区范围，包括

龙川、五华、和平、紫金、河源、新丰、连平等县的中共组织。1941年2月又于老隆水贝成立中共后东特委。1942年5月粤北省委遭敌破坏后，中共龙川各级组织与党员之间一律改为自上而下定期的单线联系。至1944年冬，川南地区恢复和发展中共组织；从1947年起，中共领导的游击武装斗争风起云涌，遍布龙川城乡，尤以山区为烈，直至1949年5月迎来龙川解放。

纵观历史，在各个历史时期龙川的革命斗争活动一直没有中止过。既有波澜壮阔的农潮和红旗不倒的革命根据地，更有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及如火如荼的游击战争。所有这些，都为我们留下大量珍贵党史资料，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正反两面经验。无疑对从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天是有裨益的。江泽民同志曾强调指出：“党史工作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统一全党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认识，党史工作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党史工作的长期性与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当前，值此广梅汕铁路和京九铁路在龙川接轨的历史机缘，龙川正进入一个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脱贫致富奔小康为目标的新的开发建设时期。有道是“春风已度玉门关”！然而，开发、建设、振兴龙川是一项恢弘而艰巨的事业，需群策群力，真抓实干，团结奋进，克服困难去争取胜利。忆往昔创业维艰，激情满怀；看今日广阔美景，欢欣鼓舞。我们坚信：明日的龙川必将成为东江江畔璀璨夺目的一颗明珠。

張鉴林

目 录

序.....	(1)
“五四”运动对龙川学生的影响.....	(1)
大革命时期龙川农运概述.....	(3)
四甲农民运动.....	(12)
广州农讲所龙川籍学员简介.....	(25)
龙川早期农运领导人.....,	(34)
鹤市武装暴动.....	(45)
四甲苏区及进军鹤市的史料补遗.....	(52)
龙川第一次国共合作与斗争.....	(58)
东江革命根据地五兴龙苏区大事记.....	(70)
创建中共闽粤赣边五兴龙县委县苏始末.....	(89)
大塘肚苏区革命斗争的回忆.....	(104)
五兴龙县苏成立时间及大塘肚土改探析.....	(112)
战斗在龙川的粤赣边区挺进队.....	(119)
龙川和平两县建党经过.....	(127)
中共龙川县委抗日救亡活动概况.....	(135)
回忆龙川地下党的活动.....	(145)
从广州参加革命到龙川工作的回顾.....	(149)
从入党到入狱.....	(173)
抗日前后中共龙川县组织的活动.....	(209)
抗日时期的川北革命活动.....	(214)
抗日时期的龙川统战工作.....	(224)
永和地区党组织发展情况.....	(232)

回忆在润洞的革命活动	(240)
登云地下党组织的活动	(249)
抗日战争以来登云地区的统战工作	(264)
新岭乡和田心屯部分地方的革命活动	(269)
登云地区的妇女运动	(278)
华宜乡民众抗日自卫协会的成立与作用	(292)
四甲恢复党组织后的革命活动	(298)
回忆莲塘地方党的活动	(307)
黄石乡革命斗争概述	(313)
铁场茅畲地下党的活动	(322)
中共石坑支部的建立与活动	(330)
龙川县抗日后备大队一中队的组建与活动	(335)
东江纵队龙川籍人员简介	(338)
试述“东团”第六团与龙川地下党的活动	(346)
抗日时期在老隆营救文化人之概况	(354)
抗日时期的龙川学运	(359)
老隆“工合”及其历史作用	(370)
“抗先”东江区队在龙川及龙川队的活动	(380)
后东特委在龙川	(393)
后记	(407)

“五四”运动对龙川进步学生的影响

叶 送 青

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沉睡着的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烈火在北京点起，迅速燃烧到了广州。风助火势，地处东江上游的龙川也闪亮着运动的火花。

龙川，是岭南著名的古县，旧县治所的佗城，又是古循州的府治所。它背湖面江，古建筑林立，四季花香。那书院、学宫素为士子皓首穷经，争借仕宦的场所。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后，佗城起了一些变化，城北三台书院改办县立龙川中学（简称川中），城心学宫改办县立第一高小（简称一高），来自龙川、河源、和平等县学生虽不再皓首穷经，但目击帝国主义侵略带来农村经济破产，百业凋零；军阀连年混战带来民不安生，哀鸿遍野；封建势力统治带来黑暗与愚昧的一幅惨景，使他们对现状的不满，如同雪峰下的火山。当其触到传来“五四”运动的革命怒火，便引起了喷发。

首先，川中、一高学生从报章杂志上看到北京学生惩办卖国贼，广州学生群起响应的消息，立即奔走相告，在同学中逐渐掀起响应“五四”运动的爱国热潮。6月26日，川中、一高学生开联合大会，各自成立学生会，举行示威游行，组织多个宣讲队走上街头，深入农村，向工农、居民、职员传播运动的革命奥

论，大声直指日本帝国主义狼子野心，愤怒声讨军阀反动卖国的卑鄙行径。学生宣讲队所到之处，群众涌至，围着倾听。一些学生讲到痛切之处，声泪俱下，激发起听众无比愤怒，纷纷举起拳头高呼口号。广东督军、广西军阀、帝国主义走狗莫荣新指派的龙川县长温葆和（广西人）慑于学生高涨的爱国热情，已不敢反对，也不予支持，其内心却怕丢乌纱帽，这使学生进一步体察到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势力，是三位一体的魔鬼，单靠口头宣传不能解决问题。在省学联的通知指导下，不断扩大反帝宣传队伍。7月间，队伍涌到老隆、鹤市两镇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组织示威游行。他们还组织清查仇货小分队，到圩镇的商店、水陆码头、交通要道进行检查。在学生小分队的诚恳劝导下，绝大部分的商店老板、船艇主人都能做到接受检查。乐意把日本货抛出当街焚毁，并具结保证不再经营日货，而买卖国货。来自龙母、铁场、赤光、车田、黎咀、贝岭等地的川中学生，还利用暑期回乡的机会，串连发动当地师生宣传“五四”精神，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使运动持续下去。

经过这次运动的洗礼，教育了人民，锻炼出一批追求光明，勇于革命的先进人物。如黄居仁、黄超凡、骆达才、黄克等，就是当年运动中的中小學生。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经久不息地坚持战斗，终于成为出色的共产主义战士。

大革命时期龙川农运概述

叶 送 青

(一)

1923年初，广东各地工农运动开始发展，以彭湃为总农会长的海丰农会成立，更把东韩两江流域的农运推向高潮。龙川地处东韩两江上游，毗邻紫金、五华、农潮波及，亦于这年6月间有了农运出现。

首先是鹤市欧江高塘角青年农民黄鸿良，在其于省城投入革命运动的伯父黄觉群的鼓励下，与黄伯隆在村上扯起红旗向农民宣传“组织起来，反对土豪劣绅，打倒军阀，打倒列强，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宜境的黄文海、黄鸿强，四甲的黄日初、黄自强等一批知识青年闻风而动，亦先后投入。秋间，他们在欧江黄伯隆的“路头店”开会商讨筹建县农会。因广东军阀陈炯明统治着龙川，附逆县长极力反对农运。故筹建农会仍停留在口头宣传上，也只局限于欧江、金鱼、宜境、四甲、坪田一些山村。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并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局面。在这一年夏天，国民党省党部派李云山来龙川筹建国民党

县党部，着手扶助工农运动，并与黄日初、黄伯隆取得联系。但遭到陈逆的爪牙、新任县长骆家驹的排斥。只因骆家驹碍于老同盟会员、上议院参议员彭策霞先生赞助农运，尚不敢把李云山、黄伯隆、黄日初等加罪镇压。

1924年10月，金色共产党员、广州农讲所首届毕业生黄超凡，以农运特派员身份回县加强农运的领导。11月间，他与黄伯隆等排除万难，在老家办起只有四户人的磨耙屋农会。这是龙川第一个农会，它代表了方向，给龙川广大农民带来鼓舞和希望。不久，黄超凡因斗争的需要，被调回广州，由黄觉群陆续介绍黄克、罗思沅、黄鸿良、黄伯熙、黄天泽、黄自强参加广州农讲所学习。

(二)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肃清陈逆在东韩两江的残余势力。在东征军第三纵队直指老隆、兴宁，分兵转战罗浮、贝岭，堵击林虎残部时，佗城、老隆、鹤市、贝岭一些地区组织农民担架队，妇女洗衣组，协助东征军做饭、送信、带路、看管俘虏。而县长骆家驹预感到末日之将至，在东征军未抵达前竟弃职逃跑，县城（佗城）和老隆一度陷于大乱。就在这时，随军东征的黄觉群、黄天泽、曾培霖、邹世骏和国民党人张重耳、骆汝骏等奉命回县。黄觉群、邹世骏和张重耳为省或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的特派员，他们抵县一方面随政工宣传队深入城乡宣传，安抚人心，扩大影响；一方面在佗城明伦堂召集有工农学商代表及地方绅士等一百多人参加的会议，商讨县事，即席推举黄林祥（黄麟书）为代县长，委黄天

泽为县农协筹办员。会后，由黄觉群、黄天泽主办一期有二十多个青年参加的短训班，从中发展杨福生、黄日初、陈增翼、罗一如（女）、黄鸿良、黄伯隆、黄云伍、黄文海、黄鸿强、邓国章等为共产党员，建立中共龙川县特别支部委员会（简称龙川特支），黄觉群任书记，黄天泽、邹世骏为委员。代县长黄林祥和彭策霞先生极孚众望，黄觉群通过他两人将县参议长戴凤章、县游击队长黄普惠、一区区区长徐序东、教育界耆宿张镇江等一批知名人士，争取站到革命这边来。

但其时由于逆军败退的大破坏，给特支开展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就是经费没有着落。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黄代县长上任第三天，便主持开会设立地方财政处，将地财收入截留一大部分作为党务、农运的费用。经费解决了，黄觉群、张重耳便在佗城邹家祠设立筹建龙川县国民党部和筹备县农协的联合办事处，并选派一批筹办员深入到全县十个区发展国民党组织与筹建农会。不久，在基础较好的四甲、坪田、欧江等乡村，一个接一个出现了农会组织，全县农运有如星火燎原之势，迅猛蔓延起来。饱受地主豪绅剥削，兵匪压榨的贫苦农民，一经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便显示出巨大力量。四甲、坪田、窑境、欧江农民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否定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取消保甲长，把乡村政权夺过来，收回神会、祖尝、庙产的管理权，废止苛捐杂税，收缴尝枪建立农民自卫军（简称农军），并在农会范围内实行“二五”减租，使用公斗公秤，初步打击了农村封建势力。

在农民协会组织迅速壮大，农村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开始动摇时刻，龙川县长换来陈逸川。这个披着老同盟会员外衣的鸦片吸毒者，下车伊始，便与国民党右派张重耳气味相投，听

信大地主豪绅骆伯骥等恶毒攻击各地农会的一派胡言。十一月底，陈逸川在为他的欢迎会上，公开宣布裁撤地方财政处，指定亲信接管地财大权，妄图削减经费以压农运，达到其反共目的。不管国民党右派如何阴谋破坏，农会组织还是蓬勃发展，到了年底，第三、一、十区农协次第成立，这更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仇视。

1926年1月初，国民党第一区党部于朱家祠开成立会，张重耳闯进会场无理取闹，共产党人杨福生进行干预，双方几乎动起武来。临夜，双方同去县长陈逸川那里评理，陈却偏袒张重耳，杨即拍台与陈逸川冲突。陈逸川挟恨，借口县府经费困难，将按月规定下拨农运费不给，给农运工作制造困难。黄觉群等忍无可忍，于这个月中旬以县党部出名，向省农工厅、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左路军总参谋部电控陈逸川枉法殃民，吸食鸦片十大罪状。东江各属行政委员派员前来调查，而陈逸川恃其兄弟是国民政府监察院的委员，总参谋长徐谦又是同胞，竟蛮不讲理，含血喷人。2月下旬，黄觉群、黄林祥、戴凤章拟于鹤市召开国民大会予以弹劾，但因陈逸川、张重耳一伙的破坏，会未开成。陈逸川如此反共入魔，激起川中革命师生无比愤慨。他们在杨福生、黄日初的组织发动下，于纪念孙中山逝世周年大会时，数晚在学宫前广场演出话剧《烟长末日》（谐喻“县长末日”）。陈在第二晚看剧被刺痛了，怒不可遏，喝令维持秩序的警兵要抓剧中人。警兵都是“自己人”，不买他的账，气得陈逸川七窍生烟。第二天潜往老隆总参行营向胡谦告状，诬陷黄觉群、黄林祥、黄惠普、骆汝骧、邓国章、陈国材、戴凤章、徐序东、张镇江等九人为“附逆分子”黄强、张化如的“余孽”。胡谦是蒋介石的亲信，反共悍将，听了陈

对黄觉群等人罗织罪名的报告，如获至宝，立即面授先抓黄觉群、黄林祥两人取得口实，然后一网打尽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分子。

1926年3月29日，陈逸川与张重耳经过几天策划后，乘全县各校学生汇集川中开会成立学联会之际，串通驻军突然包围川中，搜查县党部，将川中校长张镇江、县参议长戴凤章逮捕入狱（黄觉群、黄林祥等因事离开县城）。敌人搜查无所获，竟迁怒于学生谢汝尧、教育局长黄国俊、区长徐序东、县府收发邓国章和四名游击队员一起抓去审讯，并下令通缉黄觉群、黄林祥。驻军还借口“维持治安”之名，复解除县游击队武装，占驻川中校舍，逼散全校师生，制造骇人听闻的反共事件。

在事件发生中，老隆几家大资本家及佗城一小撮土豪劣绅，助纣为虐，给陈逸川“献旗”唱赞歌。但以中共特支为核心的共产党人，不为敌人凶猛气焰所吓倒。他们紧密团结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一切革命分子，进行反击。他们除分头发动各地工农商学集会声讨外，还特派黄林祥晋省向省宪申诉，向龙川留省学会、工商联合会呼吁声援，并以《告全县人民书》、《声讨陈逸川》文告向县内外有关方面投寄。

留省同乡获悉陈逸川一伙反革命事件，不胜愤慨，于4月1日电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周恩来，第三纵队长程潜，驻老隆总参谋长胡谦，限期要陈逸川释放被捕人员，撤出侵占川中的驻军。第二天，留省各界四百余人，复在广州东园集队向政府各机关请愿。旅兴学生会、旅梅同乡会，亦分别发出声援的宣告；各区乡有组织的农民，准备武装进城示威游行。由于县内外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斗争，省监察院被迫电传陈逸川限五日内到省“候讯”，4月下旬，由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下令将陈撤

职查办，取得斗争的胜利。

(三)

1926年5月，陈逸川被逐出龙川后，周日耀接任县长。周是左派人士，他在中共龙川特支支持下，为党部为农会拨出了经费，一度被右派破坏而瘫痪的工作，得到迅速的恢复。5月中旬，龙川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于佗城召开，到会代表两百余人。大会听取出席省首届农民代表大会代表黄自强等的传达报告，讨论通过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选举黄觉群为主席，黄天泽为副主席，黄自强、杨福生、黄思岳、黄英奎、彭策霞、骆汝骏、邓鸿芹等为委员。大会还通过《龙川县农民协会章程》、《农军组织章程》、《告全县农民书》、《龙川县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等文告。此时，县农协下辖3个区农协，8个区协筹备会，34个乡农协会，会员达2840人。会后，举办一期短训班，将代表中选拔一批骨干留下学习，从中发展骆达才、邓建章、骆均光、巫芳洲、黄步连、黄国辉、曾亚桥、陈济平等为共产党员，壮大了党的队伍。

6月初，县农协制就会章、会旗和贯彻“二五”减租布告、罚则分发各区乡农协会，统一行使权力。为适应夏收斗争需要，县农协还指令区乡建立联防办事处，健全农民自卫军的组织，以反击地主豪绅的反抗。从一、三两区调选80多名农军组成县农民自卫军总队，黄自强任总队长，常驻佗城朱家祠，日夕操练，加强巡逻，负责保卫县城各革命机关团体。

在农运高潮的推动下，龙川的工人和妇女也沸腾起来。7月间，有佗城的理发、店员、邮电、木排，老隆的挑运、店员、理发，鹤市的炮竹，贝岭的造纸行业，陆续建立了工会，具成

立总工会，杨福生兼总工会主席。县妇女解放协会也在佗城成立，罗一如任会长，黄金娣为副会长，不断向妇女群众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反对蓄婢纳妾。

革命组织和农军队伍越来越壮大，对封建地主豪绅阶级的斗争，亦越来越在城乡迅速开展，农村阶级斗争也越来越激化。到了1926年秋收时期，从国民党右派陈伯益被派到县吹风“清党”之日起，佗城、老隆、鹤市、车田大地主阶级和老隆部分资本家，便明目张胆地互相勾结，纠集县内匪首、恶霸、流氓、兵痞组织反共民团，妄图镇压农民运动。欧江地主黄元增，还独树一帜，建立“富户团”地主武装，公开对抗“二五”减租。车田南山一地主婆不满婢女参加农会，擅把这个婢女施以“家法”，折磨致残。宦境几个封建头子强占庙地，猖狂对抗农会收回拨充办学经费。仁里大地主坚持大斗收租，叫嚷颗粒不减，老隆资本家设立“商团”武装，支持丰隆老板将为挑运工人提高运费的工会小组长的妻子打成重伤。地主黄元增、张培珊等告发鹤市平果委员会，县府以“勒索”、“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密令县区武装包围平果委员会，大肆搜捕该会领导成员，将平果主任共产党员黄瑞庭捕去加以杀害。

而对阶级敌人反攻倒算，因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中共龙川特支及农协会部分领导，初则只强调了国共合作的一面，忽视了斗争的一面，助长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后经上级纠正，中共特支及县农协才指令各区乡农协会坚决贯彻执行“二五”减租和各项决议。会员佃耕的土地，如地主不减租，则索性不交租，或将顽固的地主抓来农会训斥、罚款、写忏悔书。同时，扩大农军组织，加强武装巡逻，随时反击敌人反攻倒算。正在斗争胜利的进程中，东江著匪梁季平部于1927年1

月复窜来老隆、佗城，县府机关人员俱一逃光。梁匪劫掠商贾，尽焚机关团体案卷，连县党部机关、农协会址被付之一炬。幸县农军总队及时撤离县城，渡河隔江据守，没有遭损失。梁匪撤走后，县农讲所在佗城开学，黄自强任班主任，学员一百名，因与国民党右派摩擦加深，只办了一期，两个多月便告结束。

（四）

1927年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共事变，接着复在广州“四·一五”大屠杀，龙川地主豪绅闻风而动。由骆伯骝、沙宝璜、张雨民、邓连史和河源张香谷等十余人联名向省工农厅、惠州警备司令部告状，诬陷国民党龙川县党部中的共产党人黄觉群、杨福生和县区农协主要干部黄伯隆、黄天泽、陈济平、黄思岳、黄日初、黄自强、黄居炜等“闹得凶”、“扰乱人心”，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全面镇压农会。中共特支没有审时度势，还在6月份召开县、区乡农协干部会议，全面部署夏收开展“二五”减租斗争。国民党右派县长罗俊超、清党委员陈伯益就于这时接到主子密令，将黄觉群、杨福生、黄天泽、黄伯隆等被清除县党部和县农协的领导职务，两百多名国民党员被清除出党，大批左派被打下去。由于中共龙川特支领导缺乏斗争经验，革命力量正被大大削弱时，陈伯益、罗俊超一伙便于1927年9月间，勾结驻军宋世科团，突然尽缴农军总队枪械，包围县党部、县农协会及其他革命团体，将黄自强、黄日初、黄思岳、陈济平和黄居炜等五名县区农协领导成员逮捕入狱，严刑逼供，准备加罪杀害。

罗俊超一伙右派叛变事件传开后，龙川农民和全国各地一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进行反击。中共特支一方面

召开各级干部及群众积极分子会议，揭露敌人背叛革命的真相，预告领导中心撤出县城，转移农村；一方面发动佗城工农商学各界两千多人在大广场集会声讨罗俊超、陈伯益等反革命罪行，并急电号召各区乡农会组织发动会员进城示威请愿。陈伯益一伙害怕事态扩大，难于收场，被迫将五名被捕人员交保释放。

1927年10月，黄蔚文接任县长。走马上任第四天，便宣布解散全县农会，全面接管农军，停止“二五”减租，复派军警搜捕五名被释放人员，通缉一大批共产党人。由于黄觉群、杨福生、黄自强等已转移到四甲、高塘角等地领导革命，黄蔚文竟迁怒担保人邓鸿芹，将之逮捕入狱，判处死罪。中共特支进行发动营救，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国民党右派才把邓鸿芹释放出狱。

在组织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同时，黄觉群、杨福生亲自领导高塘角、彭塘、斜口、连屋、三中排五个自然村人民群众，于11月下旬宣布成立“仙寮乡苏维埃政府”，标致着更大革命风暴即将到来。

（根据黄日初、戴文达、曾彪、黄思岳，曾亚桥、曾培霖、叶俄、郑文杰、黄枚花、黄文波、郑少珍、钟集如、钟日添、黄玉英、彭培珍等回忆，整编成文）